

四庫全書

經部

詩識名解卷九

錢塘 姚炳 撰

草部

竹

竹衛風淇澳篇 釋草謂竹為萹蓄盖謂此詩之竹也郭璞以為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羅瑞良云說文引詩作薄竹韓詩作綠藩薄既非色而藩又非竹不可合為

綠色之竹箭故析而解之是矣愚按釋文藩萹竹也則萹蓄自有萹竹名又形徵似竹蘇頌謂其細綠如竹赤莖如釵股節間花出據此則古或稱藩或稱竹即是一物且藩可名竹竹不可名藩以毛詩之竹而合之韓詩之藩其為萹蓄奚疑耶

舊以綠竹為竹箭蓋本兩漢書及戴凱之竹譜亦自有考然今竹盡出江南不聞衛地多有又釋地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亦未嘗及大河南北豈淇園之竹

惟盛於漢時至後無遺種而宋復滋茂今又蕩然耶其說雖有自要未敢據以言詩也

宋熙寜中太子右賛善大夫吴安度召試舍人院賦入第三等論入第四等止緑竹青青詩不依註解作王芻篇耆遂定入第五等因是改一官放罷宰臣富弼言切詳安度命意必謂王芻篇竹柔脆常草不足以詠武公之德又按史記河渠書云淇園之竹則知淇澳之竹只是竹箭之竹也又按陸德明釋文青音菁茂盛之貌於

理甚通未為不識題意乞再取安度所試下學士院看詳於是賜安度進士出身此以緑竹為竹萹之始也

菉竹前兩説外惟陸璣别以為一草其莖葉似竹青緑色高數尺今淇澳傍生此人謂此為緑竹俗呼為木賊此亦一説羅瑞良則謂淇水宜竹萹從古以然然淇澳自出竹萹不妨兼有菉竹二草此又一説余前輩毛西河先生寫官記又謂當時淇上菉與竹本同生水濱而其後竹雖衰而菉猶存則菉竹本二物竹非草菉乃草

也此以萊為王芻而竹即竹箭者又是一說

猗舊讀如阿與猗儺之猗同傳訓為柔順是也弱草初生柔澤可愛猗猗然爾何元子以為竹林之狀互相依倚不可摧折因以興功夫夾持取合切琢風人之旨便爾索然即此可見猗猗但宜言草不應言竹明矣

舊訓青為竹色亦通但以猗猗為始生青青為堅茂如簀為極盛以喻武公學問則未必然也首章切磋琢磨瑟僴赫喧内外已無一不善豈必復於服飾笑語間論

進修次第耶是竹之轉青與密比皆因武公學問起義耳且青舊讀如菁釋文直作菁菁與菁義同又凡草木之華皆曰菁此可以言茂盛不可以言堅剛明矣傳但訓簀為積韓詩章句云簀緑薄盛如積也羅瑞良以為西京賦芳草如積亦祖此義愚按釋器云簀謂之第舊註訓牀版非也第即今之席寢所棲者櫝弓華而睆亦美其組織多文耳盖二草布生水涯一望文理錯雜若織固當似之若竹林繁亂何可相況凌蒙初云即

以既比之竹形容在林之竹是直欲指栝棬為杞柳矣

竹竿（衛風竹竿篇）此則所謂竹箭者釋草簢筱篠簜是其屬說文竿竹梃是也戴凱之竹譜云謂竹是草不應稱竹竹是一族之總名一形之偏稱也植物之中有草木竹猶動品之中有魚鳥獸也然爾雅竹類并入草部而陸農師取以冠草類之首今仍其舊即附見綠竹後庶幾覽者得以類而辨之

竹竿亦不必泥作衛物是詩為衛女思歸之詠所重在

淇水不在釣竿盖謂我繫情淇水之上思得竹竿以往釣然竹雖長而身去衛遠不可以釣於衛之淇猶鞭長不及之意也二語全注在遠莫致之句嚴華谷謂其幼時所見亦是莫須有之說

何元子以說文無籊字謂通作擢猶引也盖引竹竿以釣也引而又引故重言之愚按籊從竹當為竹狀與擢無涉說文多有紕漏不得以其所無遂旁通他字耳

小雅斯干篇　苞舊訓本按竹固一本叢生者然云竹苞非此

之解釋木如竹箭曰苞盖竹初萌時筍籜包固至長則
脱苞而出有怒生之勢因以竹箭之茂為苞故謂凡草
木甲拆狀似竹箭者亦統謂之苞耳又釋詁云苞蕪茂
豐也苞即茂意今以一本叢生為苞取根基叢密之況
豈竹固於下未密於上松密於上未固於下者與然則
二語固不當為本末之分明矣
此詩咏松竹惟取茂盛不取不凋正義因松之不凋轉
及竹之冬青要非苞茂之㫖也

筍（大雅韓奕篇）筍類不一釋草謂筍為竹萌又謂簜為箭萌鄭漁仲以為凡筍類惟箭筍為美故會稽竹箭有聞焉今東南大抵皆三四月生者陸璣謂巴竹筍八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則又其一種耳

正義為筍專所以為菹者稱蔌則對肉殽言爾何元子辯之以為説文訓菹為酢菜而蔌者𩚍食糝食之類二者皆有肉詩云蔌非云菹不可以不辯愚按釋器云菜

謂之蔌蓋菜茹之總名也其類皆可為和呂氏春秋以為和之美者越酪之菌注云越酪山名菌竹筍也是筍之為和不專為葅明矣正義惟据周禮醢人有深蒲筍葅之文并解蔌為葅則亦徒得其一說耳

菼

菼衛風碩人篇　菼名薍薍名荻荻同適至堅成則名萑又色似騅故名騅而方言別名烏蓲馬尾凡七名盖與蘆並生非蒹也釋草蒹薕菼薍分釋自是二物舊解多混而

為一非陸璣云菼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下本大如箸

上銳而細其狀槩可知矣

介甫字說不惟混蒹菼為一物并葭亦混為菼尤為舛

錯不可不辯

陸農師謂葭菼上擢則鱣鮪依焉而為罛之患故以譬

妾之上僭大是曲說蓋此數者皆河水中所有詩故類

舉之以侈其廣饒於義絶不相蒙也且通詩惟美碩人

未甞齒及嬖妾奈何深文至此耶

自河水至葭菼五句但說得齊地廣饒四字下庶士庶姜則所謂士女佼好也禮儀盛備又從士女推出此鄭氏述卒章詩義大略如此今或以葭菼喻親迎禮容又或以揭揭盛長興娣娣衆多媵臣武壯則拘牽甚矣

王風大車篇　傳於此以菼為蘆之始生李巡樊光因謂蘆亂為一物則誤也至其本釋言文訓為騅義亦難解鄭氏以為毳衣有五色其青者如騅則是草色與鳥色相似故名也然陳祥道又云菼之初生其色玄如菼言其衣

璊之為玉其色赤如璊言其裳據此則菼又不得為青色矣

傳泥序聽訟之說作解使後人以大車為聽訟之車毳衣為聽訟之服其誤甚矣不知詩但謂此能決訟之人乃乘車服毳之人其貌尊嚴為可畏耳如東人以衮衣繡裳美周公豈必征東時定服此衮繡耶嚴華谷云乘是車服是服以朝享助祭儼然人望而畏之不敢犯禮其說最通

陸農師据說文㡎為雖帛其色如虋故謂之𧟛明非毳冕可知毳冕作繪宗彝非所以聽訟又其衣不得如菼青璊赤若說文之義是或一服也愚按此又以聽訟別有毳衣非如傳所云毳冕者然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則如菼如璊自可通總不當泥聽訟為說耳

萑豳風七月篇 傳訓薍為萑正義以為初生者為菼長大為薍成則名為萑是也惟釋草之萑別為蓷音同追乃益母草與此萑無涉萑之即菼即荻即雖今古不異說夏

小正亦云萑未秀為炎皆可證

蔡元度謂白露降然後萑可以為用詩言八月萑葦未用也愚按白露正八月節乃萑成材可用之時元度誤以此為周正故耳若八月為周之六月則五月大火便下而西流耶

小雅小弁篇　傳訓淠淠為衆今按淠無衆義集韻云渒動也字從水如水之動詩其旆淠淠是也萑葦植水飄揚有如旆之隨風者故亦謂之淠淠云爾

芄蘭

芄蘭衛風芄蘭篇　釋草訓雚為芄蘭合之詩詞確不可易郭璞失其句讀別作雚芄則誤也邢昺溺於其說引說文芄莞為解尤誤中之誤今按釋草莞別列一條但有苻離之名更無芄蘭之名若說文祇訓芄為莞亦不以芄蘭為莞也至後人紛紜擬議竟謂莞叢生水中似蘭而莖圓故字從丸而又呼之以蘭則皆景純之遺誤耳陸璣云芄蘭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綠

色而厚斷之有白汁鬻為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是也按蘿摩名亦不一或呼白環藤或呼羊婆奶其實裂時如瓢因有雀瓢之稱至六七月開小長花如鈴狀紫白色結實長二三寸大如馬兜鈴沈存中云芄蘭生莢枝出於葉間垂之正如解結錐後章所謂佩韘者疑古人為韘之制亦當與芄蘭之葉相似核其形象其說未為誣矣

或引徐鍇訓竹葉下垂為支謂芄蘭之葉亦下垂如竹

故其莖以支名愚按支本通枝揚雄傳支葉扶疎漢地理志亦以強幹弱支皆作支專訓竹葉非是芄蘭當亦取其莢之綴於支上故以支為詠爾

黍

黍王風黍離篇 黍有牛黍燕頷馬革驢皮稻尾諸名說文專訓為禾屬而粘者羅瑞良辯之以其類有黏不黏如稻之有粳糯其不黏者以為飯黏者別名秫以為酒是也說文又謂以大暑而種故為黍今按齊民要術夏種黍

稷與殖穀同時非夏者大率以甚赤為候諺云甚離離種黍時故舊謂三月種者五月即熟月令五月農乃登黍是也奚待大暑耶

陶隱居謂黍苗如蘆而異於粟唐本草又謂黍有數種其苗亦不似蘆二說各異今北地一種名蜀黍莖高丈許狀似蘆荻而内實葉亦似蘆穗大如帚粒大如椒紅黑色南人呼為蘆穄此則與黍大别也

許東陽謂黍稷二物稍相類但黍黃而稷黑黍小而稷

大朱子解二物似差互今以傳文兩易之云黍穀名似稷而小穗黄色稷亦穀名一名穄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按此葢以集傳之黍為稷者彼必有所見非虚語也然云黍穗黄稷穗黑則黍亦自有赤白黄黑數種耳

離有參差懸綴之意禮明堂位叔之離磬註謂編懸之磬歷歷非一疏以為磬希疏相離是也故亦謂黍實之垂為離重言離離者非一之詞

魏風碩鼠篇　或云此詩首言黍者五穀之長明黍是貴非也此不過以黍叶鼠取其韻為起句耳猶鴇羽叶稷黍鴇翼叶黍稷換文成韻豈有他義耶

曹風下泉篇　羅瑞良謂黍之秀特舒散說者以其象火為南方之穀詩云芃芃以此其說非也黍性寒出北貉之地故孟子以為五穀不生惟黍生之今南方罕有種者若果為南方之穀豈有不宜於南而反宜於北之理則散舒象火之說謬也且詩於麥亦稱芃芃矣詎亦南方產

耶

小雅出車篇　鄭氏以方華為六月時何元子謂植種有早晚則華實之早晚隨之非必定在六月中時方生華也今按黍稷華避者則六月此云方華固當以早者為說故愚謂是夏正四五月說見倉庚夫司馬法冬夏不興師月令季夏之月不可起兵動衆此可以斷已

舊說南仲復以六月自北徂西而伐西戎非也前三章但言出車城方不言何時此溯其所自以為昔我往矣

固當以出車之初言況下雨雪一時草蟲一時倉庚又一時歷歷數來星移物換為日甚長豈朔方城於俄頃而西戎拒以經秋也與

小雅楚茨篇 與字有舒義漢郊祀歌專與萬物師古注以為開舒是也黍苗垂實田疇秀特舒散故為與與之象魯論與與如也對踧踖言亦是開舒意舊解或云蕃廡或云和柔或云黍黍相並如人之儔侶有黨與之義並非也

小雅信南山篇　彧與郁同彧作戫亦作𩡗彧彧猶郁郁今凡草木華盛者稱馥郁又稱芬郁是也何元子謂黍稷交錯成文故為彧取證說文有文章之義然一畝斷無雜樹二者若各自為區又不可以言交錯矣

小雅黍苗篇　芃芃對下悠悠言悠悠者行路之長也此亦取長義為允嚴華谷謂當如棫樸補傳之說不知彼以棫為小木又下云為薪故謂其短小而盛然要是臆說於本詩且不可通況移向黍苗作解耶

周頌良耜篇　黍稷古所並重舊謂稷為五穀之長禮稱稷曰明粢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穄其非專為賤者之食可知矣大約黍多而稷少詩中專言黍者數見凡言稷處皆連黍言疑古以黍為常食故子卯稷而食稷耳若使農人終歲勤劬不食其所自力之黍則將采薇蕨以為生耶鄭氏於饟黍謂賤者食貴食為豐年之徵吾不信也

秬大雅生民篇　秬為黑黍此釋草明文愚謂秠穈芑三者皆

嘉種通名惟秬乃專為黍之黑者故左傳黒壯秬黍以享司寒是也今按周禮鬯人注云釀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稃二米是混秬秠二者為一矣集傳釋秠頗本其說何與

蔡元度以麻實八角而純黑者謂之秬不知彼名巨勝非秬也按陶隱居謂巨勝乃麻純黑者之名故元度因以黑黍之秬實之誤矣

大雅江漢篇　秬鬯依傳說則謂鬯為香草即鬱金然鬱金無

鬯名故鄭氏辯之以謂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是也何元子又謂秬鬱相須必合二者而後為鬯亦未確愚謂鬯者言酒之總名用秬則為秬鬯用鬱則為鬱鬯也且鬱鬯之酒凡黍稷皆可為之此獨言秬者正以表其為嘉種之釀而鄭重之耳若和鬱則反掩其秬之美矣故知秬鬯之不待和鬱也

附秠大雅生民篇

羅瑞良云秬與秠之所以異秠必不黑秬必不一稃二米也而鄭氏解鬯人既云秬如黑黍一稃

二米則是以秠之狀雜之於秬郭氏解釋草又云秠亦黑黍則是又以秬之色雜之於秠秬既欲兼秠之狀秠又欲兼秬之色所以紊亂不復可推究者由此故也又引漢任城所生以顯二米者為黑黍不知此漢異事歴世未有詩歌后稷降播乃民事之常必如任城所生而後降之則没世不可待矣愚按羅説最通蓋釋草但言一稃二米為秠而已未嘗實指其何種不得以黑黍槩也秬秠之相淆康成謬亂於其先景純强證於其繼後

之紛紜又何足論乎
羅瑞良又謂百穀之中一稃二米者惟麥為然周所受瑞麥來牟一來二縫則秠者正指此古者來牽至三字相通秠即來也此可謂創解但愚疑虋芑二者惟以苗稱而秠亦空言稃米當如種穋稙穉之類皆為通名麥之一稃二米者亦其一種耳因并識其說於此
林光朝謂古之定律以上黨所出秬米之中者累之以生律度量衡或說秬黍之中者即一稃二米之黍也愚

按漢書律歷志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孟康注云子北方北方黑謂黑黍也師古註云子谷猶言穀子耳中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為分寸也二說甚明並無一稃二米之語若以一稃二米黍合之則較常黍加大析之又較常黍加小不中之甚矣定律者何為而取此耶林光朝名兆珂閩人著詩經多識編余未見其全書今從别本録其一條

稷

稷王風黍離篇 邢昺雜引書傳謂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羅瑞良則謂稷也粢也穄也皆一名特語音有輕重爾愚按稷穄同音本一字粢則稷之嘉名非語音輕重之謂也粟又古黍稷粱秫之總稱非稷所專有者唐本草註謂八穀之中稷為最下蘇頌云所謂穄米令人不甚珍此惟祠事用之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然古宗廟中與黍並重稱為粢盛則下品要是後人之說耳

戴侗謂說文本爾雅爾雅本禮記記云稷曰明粢祭祀之米黍稷稻粱通謂粢盛而各為之嘉號故稷曰明粢粱曰薌萁謂稷為粢亦可謂粱為萁乎愚謂不然宗廟之祀黍稷為重稷有粢名故通謂祭祀之米為粢盛耳曲禮諸號皆漢儒文飾不可為典要者惟稷則因其本名而加一明字此禮記本爾雅非爾雅本禮記也

黍離稷苗乃錯舉成文不得云時有先後黍秀而稷未秀也正義又分稷苗為六月穗為七月實為八月以其

未得還歸故歷道所更見華谷辯之云使稷自苗而至於實果為行役之久則不應黍惟言離離是矣愚謂黍稷之實同時詩人此時所見當是稷穗稷實之候先言苗者不過本其初而言換字叶韻衍成三章而已如桃夭先葉次華次實詩中立言次第往往如此若必泥三者為三時豈行役之大夫每月各作一章而成此詩耶抑八月後追溯所見而道之耶固矣夫其為詩也

韓詩外傳載伯封求亡之事要是傅會愚謂種黍之地

豈必不種稷況宗廟宮室所在甚廣黍稷彌望正見其滿目荒涼若訛稷為黍縱謂憂懣目迷有何意境劉勰云思親者莪蒿不分閔周者黍稷莫辯此是詞章雋語不可作詩本旨也又先儒解謂彼黍者我后稷之苗尤非理

箕子麥秀歌亦但謂城壞生黍宮室未必盡淪滅也當時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及襄公討西戎救周乃以岐豐賜之秦遂有宗周畿內之地此本朝之賜又未

有數年豈盡沒其舊耶故有謂與言蔓艸荆榛者不同其必為秦得岐豐之後務本力農周大夫出過其地而見之知秦將以富强雄天下而傷周室之不競也亦一說

傳以穗為秀嚴華谷云朱子論語注吐華曰秀是秀為未穗今傳所為秀則已成穗而秀茂與彼秀别愚按秀無二解集註以秀對實為華若禾苗之華不見其榮釋草云不榮而實者謂之秀徐鍇以為有實之形象下垂

是也論語實以堅好言與初結實為秀者異正此篇穗實之分不可不辯

小雅楚茨篇 田畦行列整齊稷茂於其中如鳥之翅羽比次相附故謂之翼翼呂氏春秋云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俱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為族正翼翼之謂也

小雅甫田篇 舊引前漢書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三甽中苗生葉以上稍

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云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耐風與旱故儗儗言盛據此可見黍稷嶷嶷在夏時也愚按耘耔本夏時事以次章祈雨證之月令仲夏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正其候爾

附重穋豳風七月篇　重穋惟以熟之先後異名更無先種後熟後種先熟之說此後鄭天官注臆解傳本不誤也又重作穜穋作稑此周禮變字

附

植穉（魯頌閟宮篇）傳謂先種曰植後種曰穉此以種之先後言與重穋各不相涉後鄭合植穉以訓重穋則誤矣此四者為凡穀生熟早晚之通稱以詩與黍稷連文故并按於此

蒲

蒲（王風揚之水篇）此即蒲藻之蒲傳訓為草是也陸農師主其說以為似莞而褊有脊生於水厓柔滑而溫可為席按逸周書云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蓋與蘆葭為類生

𥁕瀛水濵者左傳臧文仲妾織蒲即此

鄭氏謂蒲為蒲柳誤按蒲柳合言始為楊别名釋木云楊蒲柳是也書傳從無單言蒲為楊者若可專以蒲名則亦可專以柳名是二物矣左傳菫澤之蒲亦指莞蒲之屬言杜註正未可據耳正義解鄭意謂總上薪言宜屬木不知薪文從草漢廣詩錯薪蔞楚蔞豈木耶嚴華谷為調停之說以為毛言草鄭言蒲柳皆蒲草此何解嚴華谷云楚愈輕蒲又愈輕至不流束蒲則弱之極矣

若然則蒲柳之蒲輕乎柳蒲草之蒲輕乎孰是孰非有不待辯而自明者

陳風澤陂篇 蒲荷皆水草之可愛者故以興人之可愛者必以其柔滑喻心性陋矣或更謂蒲所以為席故夏姬取以自況尤陋

小雅魚藻篇 依有休蔭意蒲覆水涯魚游而就蔭乃得所之況嚴華谷遵序謂蒲生近岸其水又淺愈更窘促於詞旨不似

大雅韓奕篇 此又蒲之一種人謂之香蒲春初生出水時紅白色茸茸然其入土白色者啖之甘脆即傳所謂蒲蒻也鄭氏以為深蒲本周禮其義自取入土白色為深耳說文別作⿱艹深⿱艹贊

陸璣云蒲始生取其心中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啖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此為菹之說也然疑亦可為和如蘋藻芼魚之類何元子必欲強作糝食解以為古無其傳則泥矣

莞小雅斯干篇　莞為蒲類釋草莞苻蘺其上蒚郭璞謂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江東謂之苻蘺是也本草白蒲一名苻蘺皆可證葢蒲類之細者周禮司几筵有莞筵蒲筵麤細之分耳一說即燈心草非是

鄭氏謂莞席為燕樂用正義疑之以為其室寢卧衽席亦當然愚按此明言寢言夢自為卧席董氏云几筵莞蒲則有之而葦竹無施於席則知所以為寢也是矣

萑

蓷王風中谷有蓷篇　釋草訓萑為蓷非萑葦之萑也郭璞謂即今茺蔚葉似荏方莖白花花生節間廣雅名益母草者陸璣謂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是菴閭愚按此當主益母之說本草益母生海濱池澤與中谷合又莖本方類麻亦有野天麻之稱羅瑞良謂其全似杜天麻而不生横枝皆可證

傳訓蓷為鵻嚴華谷為之說云彼萑音完此萑音追葢借用鵻字非以蓷為葼也愚謂此直由誤讀釋草之萑

為萑葦故以雝釋雈耳集傳從其説而又云葉似萑即今益母草則愈紊矣許東陽辨之以謂爾雅註及詩疏皆作葉似荏今作似萑誤不知其非字誤也盖因傳訓為雝雝乃萑葦之萑別名以為應是荑亂之屬而釋草文則仍是訓蓷者遂騎牆作觧謂其葉當似之反以舊作荏為誤遂改荏為萑而復謂之益母是合毛鄭郭陸之説為一者也

嚴華谷駁傳陸草傷水之説以為茺蔚正生海濵池澤

其性宜濕是也然据傳誤解為雖以為災亂之屬則尤宜生水濱者而反謂為高陸之草不先自相矛盾乎脩集傳存兩説今按長義之脩從彡此從月不應以長訓釋名云脩縮也腊脯乾燥而縮此宜專取縮義草乾則枯而縮併不必以脯言耳或作脩贅

羅瑞良以此詩為燒雖行水之序愚按雖乃百草不應專以雖言況云中谷又非田間而燒雖行水亦於凶年饑饉意不合不足据也暵乃日火猛烈之稱故易稱燥

萬物者莫暵乎火說文别謂耕暴田曰暵亦未足据羅瑞良以燒蓷不應獨言蓷故又謂蓷名益母曾子見之而悲詩人之託此亦其窮而反本之意則益傅會矣人情急則直呼父母何暇曲為寄託若室家相棄時此何景象而思及豐年燒薙又於薙草中獨拈益母以寄其反本之思乎如但云以草中益母興下有女則猶可通耳

蕭

蕭王風采葛篇 釋草蕭訓荻無蒿名郭璞謂即蒿鄭漁仲註亦謂即青蒿也說文以為艾蒿陸璣非之云是今人所謂荻蒿者或稱牛尾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愚按釋草別蒿作蔚又以蘩為皤蒿餘無蒿名則蕭不當列蒿屬仍如蔞類別見可也

釋草舊本蕭荻之荻從狄鄭漁仲本易從秋音秋嚴華谷羅瑞良皆主其說或當有据且取其別於蘆荻之名從之

傳謂蕭所以共祭祀故鄭氏云喻臣以大事使出然核諸詩中詞旨絶不相似也夫人君誠聽讒疎賢若趙高勸二世深居高拱臣下自無由見何必以事使他出而始不見之耶郝仲輿謂蕭可以爇為讒言薰灼之比要之終屬擬議不可据耳

姚舜牧謂蕭采於秋故下承三秋非也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故以為言猶云再稔五稔耳又陰陽五行歷一月為一秋三月為三秋管子輕重乙篇歲有四秋謂春之

秋夏之秋秋之秋冬之秋可知此不得専作商秋解也

曹風下泉篇 此詩重在周京周京根本之地根本壞則枝葉隨之故以稂蕭蓍之叢生者為興取一苞字耳若陸農師説蕭乃事宗廟社稷之物以為民喻則稂蓍又何説以處此耶

小雅蓼蕭篇 傳訓蓼為長大貌戴侗謂草蒼蒨貌以蓼本辛菜名故以蒼蒨象其色蕭既受露則色愈蒼蒨愚按此與蓼莪之蓼同解莪色蒼蒨故謂之蓼蓼又謂之菁菁

蕭與莪相似後人皆以爲蒿屬則亦以色言可知且與

下笑語龍光有闢合

鄭氏謂以香物之微者喻四海諸侯亦國君之賤者此

臆說也蕭草叢生受露最多故以爲被澤深渥之況猶

湛露之豐草爾

小雅小明篇 此是西征大夫踰時不歸託采此以自遣乃寂

寞無聊之況意謂歲欲暮而歸無期何反在此掇拾蕭

草爲哉是自貽之戚耳董鼎以爲感時晚而祭事不得

備於詩義無涉至蕭草秋榮亦不必為歲暮作證也

大雅生民篇傳引郊特牲文原以此蕭為宗廟之用非軷祭也軷惟有羝而已此章本上肇祀而言凡宗廟以至行神皆有其典以見自后稷貽穀至今祭祀備舉之意下乃言今日郊稷之事耳祭行神無爇蕭者鄭説不足据也

陸璣云蕭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為香愚按古祭祀以黍稷之香為香至於鬯用鬱爇用蕭但為降

神禮更無用他香者韋彤五禮精義謂祭祀之禮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是也左傳一薰一蕕及楚詞芳杜皆是草類若後世沉檀乃隋唐通交廣海南諸郡始有之則祭禮自無用香之文耳

艾

艾王風采葛篇 冰臺爲艾別名見釋草文博物志云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艾名冰臺以此未知是否初春布地生葉背白苗莖類蒿故郭璞謂之艾蒿

實非蒿屬也以歷久者最良故釋詁云艾長艾歷是矣傳謂艾所以療疾鄭氏因云喻臣以急事使出此强解也郝仲輿謂艾可灸為讒言爍膚之喻此與蕭說同鑿夫一焚一灸因云熏灼爍膚若採及水草不又當云浸潤之譖乎

蕭艾質類蓬蒿其芳亦遜蘭蕙楚詞用以相形蓋嗔薄俗無識者取此棄彼猶惡紫奪朱意耳田藝衡乃指為腐穢之物以通讒人之喻宼甚且焫蕭求神天子之禮

羅瑞良據張揖之説別為士庶人所用而以二者為賤吾不信也

詩識名解卷九

詩識名解卷十

錢塘 姚炳 撰

草部

麻

麻 王風丘中篇 麻一名枲羅瑞良謂有實者名苴而無實者名枲非也枲蓋有實無實者之通名其為物衣食兼資然衣之用多而食之用少蓋古人藝麻本為績計至采

子其餘事耳素問以麻麥稷黍豆爲五穀彼所指乃油麻非大麻也如月令食麻甞麻甞則有之若三秋專食恐無是事耳

釋草但有麻枲無胡麻名可知胡麻從大宛得來漢武以前無此種至廣雅始謂胡麻別名藤弘其非詩中所有明矣陶隱居以詩黍稷稻粱禾麻菽麥爲八穀而引董仲書云禾是粟苗麻是胡麻盖其誤也

齊風南山篇　齊民要術云種麻得良田耕不厭熟從横七通

以上則麻生無葉盖古法如此愚謂衡從乃反覆熟治之謂不必定是南北為衡東西為縱也盖麻生於畝必熟治其畝而後可埶取妻之命由於父母必告父母而後可取猶四章斧媒之相喻無深意耳

陳風東門之枌篇 此不績麻而婆娑者即上子仲之子也嚴華谷謂如桑中溱洧諸詩亦是述淫者之言以為刺不績其麻正是誚責之詞非相樂之詞最為得解若婆娑者自知荒績麻之業而情見乎詞則子仲之子不淫矣

箋云翪總也於是以總行欲男女合行是也若以翪為麻縷之數則上云不績其麻已明棄其所有事矣乃復挾持其總而行何哉且婆娑者舞也將挾其麻總而舞乎抑至其市棄其麻總而舞乎此又不可通矣

說文訓翪為釜屬按舊說烈祖翪假無言即雍人陳鼎事凡祭必先雍人陳鼎以為烹牲體之用自鼎初至時即能秉其肅敬靡有譁爭是亦以翪為釜也愚疑此時男女棄其舊業作旬日之遊各持爨具以往不顧家室

以是見其荒淫之甚亦通

陳風東門之池篇　池喻姬漚麻喻晤歌取兩可為興耳若謂柔

麻績緝為衣喻柔順君子以成其德則鑿矣至何元子

以為古人貴麻與絲並言詩以麻比靈公而紵與菅則

孔儀二人之況尤鑿甚

曹風蜉蝣篇　古吉凶皆用麻惟以升數為別上言楚楚采采

此自當為吉服鄭氏以為深衣諸侯之夕服是也麻本

是白不必待鍛濯灰治傳云如雪言鮮潔不取白義甚

當

蜉蝣微物而戚羽翼昭公小國而侈服飾此引喻本意非有取於朝生暮死也何元子以為服深衣則薄暮之時蜉蝣之生亦不久其說甚稚

豳風七月篇 正義以績染對言最為得解盖絲畢而麻績畢而染遞言其勞如此也周官染人秋染夏舊謂於時天朗氣清五色皆可染詩繫之八月之下以此故與

正義云禾是大名稻秫蓏粱之輩皆云為禾若麻與菽

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此說是若左傳夏率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則麥已無禾名麻更不必言矣

苴豳風七月篇麻子名苴亦名蕡一作黂說文又謂之萉或以蕡為牡麻之華非也

傳訓叔為拾竊官記云收也叔之為收雙聲之轉也

紵陳風東門之池篇說文謂檾屬細者為絟粗者為紵陸璣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

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愚按紵同苧說文苧草為繩即此今俗呼為苧麻蓋亦麻屬之别種也

附說文𦆕引詩衣錦𦆕衣或作䔛又作苘又云褧𦆕也古作顈字書苘或作莔凡六字為一物今按褧通絅為禪此本鄭氏今皆從之又何元子引親迎之禮壻御婦車授綏姆為加景衣乃驅景衣即褧衣也而說文同作𦆕字似覺不倫且其詞云衣錦褧衣是謂著錦與麻之衣語尤有礙更不似中庸尚絅之說猶可通也因麻屬

幷附論於此

舜

舜鄭風有女同車篇 釋草無舜名陸璣以木槿當之故謂一名櫬一名椵今從其說別有王蒸朝菌日及諸名今南方用以植籬名籓籬草亦謂之洽容又謂之愛老而楊用修謂重臺者永昌號花上花未知即其物否樊光謂花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存之

說文謂𦬒舜草秦謂之藑楚謂之蔓此別是一草非詩之

舜華也而釋艸所謂葍藑茅者又無蕣名字書或譌作蕣又誤同䑞並謬

舜華但比顔色無朝生暮隕之刺陸農師謂舜取瞬義言其不可與久鑿矣羅瑞良謂舜華枝葉相當有同車之象且太子忽當有功於齊之時而不取則若日及之不可待又鑿之甚者也或謂舜並蔕之華彼以諸侯娶諸侯之女取華色相稱亦是强解且舜華豈必盡並蔕者耶

舊解有女彼美皆指齊女言嚴華谷分同車為忽所取者孟姜為忽所不取者於義亦似然愚謂上云有女者虛想其容貌也下云彼美者實稱其氏族也通首皆愛慕稱美之詞更無刺意仍從舊說為允

荷

荷鄭風山有扶蘇篇 按釋草文荷為莖葉華實根的之總名芙蕖其别名也更有水芝澤芝水花諸稱郭璞専謂江東呼荷北方人便以藕為荷蜀人以藕為茄或用其母

為華名或用根子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然耳但荷之為荷名義無考陸農師本字說取不知為問謂備加連遐容之衆義則可以何物可以為夫可以為渠故曰荷芙蕖皆不成語

傳主髙下大小得宜為說箋主美惡上下失所為說今以詞旨按之荷固名華扶蘇亦非小木則以兩有為興者近是

陳風澤陂篇　鄭氏解此詩謂芙渠之莖曰荷彼意以二章蕳

為蓮言其實三章菡萏言其華因以荷為蓮分三義曲就其說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亦本鄭氏改文舊本未聞有作茄者也

此亦以所有興所有并不必云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也舊謂女之形體佼大如荷或又云荷善傾倚言其質之柔皆鑿說

菡萏 陳風澤陂篇 菡萏乃荷花之芷說文謂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是也或云通謂草木華未發者陳風菡萏非

荷乃蒲之初生此大謬語釋草文其華菡萏明専謂荷其餘有隨文通用者如陸璣白雲賦紅蕋發而菡萏杜甫享太廟賦雲菡萏以張盖張說華山銘菡萏森爽要是借義形容耳

茹藘

茹藘鄭風東門之墠篇 茹藘葉似棘頭尖下濶莖葉俱澁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釋草謂之茅蒐陸璣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蒨徐州人謂之牛蔓是也以

其能染絳色類血如地之血故名說文乃謂人血所生
舊因以為蒐從草從鬼以此亦誕甚矣漢書千石巵茜
彼自有菑種故陸璣謂今圃人作畦種蒔之安得盡因
人血耶陸農師又云茜草所産處東少西多故文西草
為茜並鑿說也
東門外有墠墠邊有坂茅蒐生焉而繼之云其室則邇
明是所居在阪之上故以茹藘為表而心識之也鄭氏
乃謂茹藘為難又易越而出則非解矣觀室邇人遠子

不我即二語有想慕不得近意與漢廣游女相似不當以弃為説劉公瑾云自昔説鄭詩者惟以東門之墠與溱洧為淫詩吾猶未敢信

羅瑞良謂茹藘女所以染令方在門則衣服未備蓋因後章縞衣茹藘之語設想耳要於此詩絶不相蒙也易林引詩作茹櫖説家或解為茅藘不作草名并存考

鄭風出其東門篇 此與縞衣皆為女服傳分男女非是鄭氏謂即所以染巾者亦泥上既云綦此又為絳貧家婦未必

具備如此當時薄繒之衣染赤色耳

陸農師因傳以如荼之白為喪服故謂縞衣言服而非麻茹藘言色而非素明得吉服以相保不知荼自取緐衆意與如雲例言非喪服之說也紅紫婦人女子之常服豈必專取吉哉

此詩疑即東門之墠之男子思得其女而作者以其雖不我即而我必欲求故謂如雲如荼皆不足欲而惟思得此女以為娛樂耳又其詩曰東門曰茹藘詞旨適合

并論於此

蕳

蕳（鄭風溱洧篇）蕳之為蘭俗名省頭草亦名木香羅瑞良謂即都梁香荆州記都梁縣山下所生蘭草因山為號是也夏小正五月畜蘭為沐浴禮内則婦或賜之茝蘭皆指此非澤蘭也澤蘭衹可入藥餘無所用陸璣以為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正是其物而吕東萊獨謂即今山蘭且云陸璣指為他物蓋泥毛公香草之

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耳愚按今山蘭乃家語所稱芝蘭生林谷不産水澤詩以溱洧所有為言明是水香非林谷産覲陳風澤陂蒲蕳並詠可見楚詞惟蘭蕙之蘭以芝之蘭言餘椒蘭亦是蕳草故與揭車江離並列要之惟蘭草有蕳名芝之蘭無蕳名也

韓詩外傳註以蕳為蓮謂即華草俗呼並頭蓮者又或通作菅王氏詩考Ḟ字異義皆易為菅此康成一輩

祓除事見漢書禮儀志蓋古俗有之然周禮女巫亦未

嘗明言以何物釁浴禮內則男女皆佩容臭亦不必定為釁浴用也鄭氏謂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以香藥薰草沐浴其用蕳可知所謂想當然耳非有實證愚意此苐為尋春行遊採花樂事所謂國香媚人托此結歡者不然則勺藥之贈亦將用以釁浴乎

通論云秉者身秉之不必定是手執也且手中既秉蕳又秉勺以贈亦稠疊不合矣愚按左傳稱服媚楚詞言紉佩正此詩秉字之義其不以手而以身繫可知耳

陳風 澤陂篇 鄭氏謂此詩之蕑當作蓮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不宜別據他草不知文以錯綜為妙變荷言蕑此正按目思生銜口句就必易三章為一草如泥木偶全無靈趣詩境索然矣正義不悟蕑為水香乃謂陸草非澤中物故宜鄭氏易之則亦誤也

勺藥

勺藥 鄭風 溱洧篇 此即今藥草勺藥無二種陸璣孔頴達皆泥傳香草之說以為藥草無香氣未審今何草則羅瑞

良所謂醫方但用其根而不識其華者也廣雅一名攣夷本草一名白木一名餘容一名犂食一名解倉一名鋋一名黑牽一名没骨花春生紅芽作叢莖上三枝五葉高一二尺夏開花有紅白紫數種秋時採根根亦有赤白二色但其華不甚載文字故傳惟以香草釋之而先儒欲於柯葉間求香過矣

通論云勺藥即今牡丹古惟名勺藥自唐玄宗始得木勺藥於宮中因呼牡丹又名以藥者其根古藥中用此

甚廣故獨擅藥名即所謂白勺也漢人醫方有白勺無牡丹皮其丹皮亦後醫方始見之又鄭即今河南地今河南牡丹甚多盖古時已然故詩人咏及焉愚按牡丹之名經傳不載永叔記謂自唐則天以後始盛於洛陽盖前此鮮有稱之者惟張揖釋䕺夷為勺藥而以白茱為牡丹分為二則魏時又先有其名存俟考者

鄭氏謂士送女以勺藥結恩情此因上維士與女文言但云相謔則明是相贈不必拘也宋熙寧時始尚經術

說詩者競為穿鑿謂此為淫佚之會必求其為士贈女乎女贈士乎劉貢父善滑稽嘗云勺藥能行血破胎氣此蓋士贈女也若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云椒性温明目暖水臟故耳聞者絶倒

勺藥之名離草出韓詩外傳然董子所謂將離贈勺藥相招贈文無乃詞章雋語非可為據鄭士女相謔以此為贈猶木瓜桃李託物將忱耳羅瑞良泥可離之名解為使去之喻情景便覺索然且何知不贈於相謔之時

而必云贈於相謔之後耶

莠

莠齊風甫田篇 說文云禾粟下生莠維瑞良以為先儒不適言何物惟韋昭解魯論云莠草似稷無實又韋曜問答甫田維莠今何草答云今之狗尾也然後此物方顯然今字書又謂狗尾非莠莠似稷而無實狗尾似粟而小穗兩者互挨識者辯之

驕驕嚴華谷解謂人力不足芟夷不及見其蔓延長茂

如有驕縱之狀是也桀則桀然挺立之義何元子謂宜通作傑不必又作桀傲訓

小雅正月篇　傳訓莠言為醜言舊解云莠惡也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取義較確

莫

莫　魏風汾沮洳篇　陸璣云莫莖大如箸赤節三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

之間謂之莫陸農師云其子如楮實而紅乾絳之名以此今吳越之俗呼為茂子是也愚按茂子一作莓子蘓子瞻嘗謂劉貢父戲呼黎錞為黎檨子一日聞市有唱是果粥之者吾謫海南居有此霜實纍纍髙數尺有刺開花落辦則為子九月間紅熟可生采食之皆呼廖子其實即檨子也蓋其名以訛相傳不同如此

陸農師因疏有繰以取繭之說又與采桑相配遂附會侵繰侵蠶以實序中儉勤之說穿鑿甚矣正義云采莫

之事賤官尚不為之君何故親采莫乎以采莫屬君比

陸氏侵纅之說所自來也

藚

藚魏風汾沮洳篇藚釋草訓牛脣傳訓水蕮陸璣直以為今澤蕮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郭璞謂形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續鄭漁仲又謂狀如麻黄亦謂之續斷其節拔可復續諸說舛錯不一愚按藚無水蕮名其名蕮者乃釋草所謂蕍即澤瀉也陸璣以水澤同義遂

因毛傳而誤為澤蕮鄭漁仲以拔續同形又因郭注而誤為續斷要之藚與澤瀉續斷三者各自為種不相混耳以類度之釋草謂牛脣今一種草生水中澤傍大葉長尺形似澤瀉又似車前謂之牛舌菜疑即是此舊謂采藚所以治疾愚按藚無論其是藥非藥即果為澤瀉之類國君何事而采之將自治其疾乎抑治人之疾乎且采莫云侵䌛采桑云侵蠶則此采藚必為侵醫矣論至此直堪撫掌

稻

稻唐風鴇羽篇 釋草訓稌為稻字林云糯粘稻也秔稻不粘者然則稻者秔糯之緫名稌則稻之別名也説文以稌稻為糯名鄭氏周禮註又以稻為秔名本草分秔米稻米為名皆誤羅瑞良以為詩書之文自依所用而解如論語食夫稻則稻是秔月令秫稻必齊則稻是糯歴歴援据其説逹矣

秈亦秔稻之一廣雅釋秈為秔蓋從其類今俗號秈為

早稻秔為晚稻是矣又浙東有一種稻自播種至收穫

裁兩易月土人謂之六十日私疑即羅瑞良所謂占城

種也

豳風七月篇 穫與釀是兩事食以穀為主未有養老具果酒

菜茹而不具粢食者穫稻所以為粢食也與上鬱薁五

者例言酒又因稻而類及之者自鄭氏專以穫稻為釀

酒之需故本草謂稉為稻而别出秔則説詩者之不善

耳矣

月令章句云十月穫稻人君嘗其先熟故在季秋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𥂕謂此得氣先後之故無二種今晚稻大率以季秋成熟詩言十月者約其收穫之期也或云豳土地寒十月乃穫

魯頌閟宮篇 此從上有國來堯封稷於邰使之專掌教稼之事故得因地土之所宜而降種於民所謂揚州荆州其穀宜稻則俾民以稻使稼穡於其土故云奄有下土也不然楚茨諸詩何以專言黍稷而稻不概見與

稌（周頌豐年篇）黍稌皆所以享神曲禮宗廟之祭稻曰嘉蔬是也蔡元度謂黍所以交神稌所以養人非是按此章詩義首三句祇誇豐年收穫之多下酒醴亦是從黍稌中帶出非必以黍稌之多專為酒醴用也

粱

粱（唐風鴇羽篇）粱有青黃白三種青粱穀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米黃粱穗大毛長穀米俱粗於白粱號竹根黃香味逾於他種白粱穗亦大毛多而長穀粗

扁長不似粟圓米亦白而大其香美亞於黄粱羅瑞良以為古無粟名蓋以粱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為粟則粱是其類愚謂古以粟為黍稷粱秫之總稱今世惟以粱為粟北人謂之小米者是矣李時珍謂穗大毛長粒麤為粱穗小毛短粒細為粟要之皆是粱耳唐孟詵本草言人不識粟大抵黏者為秫不黏者為粟因呼粱為秈粟不知粱自有秔糯之别不得以秫名亦不得以秈名也

羅瑞良謂粱性微寒其聲為粱葢亦借凉音此謬語物性亦有大凉而不閙以凉稱者粱性甘平頗得中氣何獨以凉得名耶至引許叔重説黍大暑而種黍從暑粱從凉其義為一則傅會之尤者也

蔡元度謂豐年言養人之物而不言粱者葢稌加膳於粱則為常膳愚謂古者食以粱為重曲禮粱曰薌萁宗廟之祭用之又大夫無故不食粱古天子之飯有白粱黄粱所謂膏粱之味食之最美者也豐年舉黍稌以例

其餘豈有加膳常膳之别存乎其間耶

穈大雅生民篇釋草云虋赤苗按穈虋字同然但謂之赤苗不言何物舊註皆以為粱屬惟羅瑞良沈存中謂即丹黍存中又以為稷之赤者鄭剛中云岐山之陽種床俗穈字尤盛米類稷可麪可餅西人飽麪非床猶饑據此則當是稷屬今從舊註附論粱後

李明德謂黍為總名分言之則穈芑為粱粱似粟而大即今膏粱也愚按穈芑以釋草無明文故黍粱之屬任

人作解至粱與黍種異性殊判不容混而謂黍中之穈芑為粱則粱是黍之一種矣不亦誤乎

芑大雅生民篇　釋草但訓芑為白苗亦無明文從郭璞舊註則謂即今白粱粟所謂穗大毛多而長殻麤扁長不似粟圓者未知是否

傳訓恒為徧舊本多作亘字嚴華谷云亘義通也徧也竟也今傳訓徧則本作亘者愚謂詩明作恒不當易亘為訓此疑與月恒之恒同恒月弦也凡引之弦直者皆

曰恒楚詞恒瑟是矣葢田畦一畆三甽謂播種竟畆若一如弦之直皆是嘉種是也或謂字同絙大索也言以大索捆載而歸故繼之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此又一說

小雅采芑篇　此芑傳但訓菜陸璣謂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集傳則以為即今苦藚菜宜馬食愚按芑菜於釋草無所見後之說者一云似

苦一云即苦兩説亦未合惟嚴華谷力主嘉穀之説於新田菑畝中鄉較當舊疑既謂之采則不宜謂之穀何元子引桑中詩辨之謂麥可言采何芑不可言采亦確今從之列論穈芑後

或引顔氏家訓謂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即爾雅所謂蘵黄除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據云此菜可以釋勞宜乎人馬皆食或青州鴈門以為芑江南無其名耳然按釋草黄除別是一種鄭漁仲

謂俗呼竹茶葉似蒟醬無芑名并無苦菜名未敢援据臆斷也

舊解皆以采芑作引喻取義太深於詞旨未合愚謂新田菑畝中鄉瘠沃不一土而皆有嘉穀之采喻其車三千士卒不一人而皆有佐師扞敵之用大意止此無他義也

中鄉不必定為美地蓋三千之衆非一處之人猶之嘉穀之種非一處之地所以采之者於彼而又於此耳

大雅文王有聲篇傳於此芑又訓草未知何指正義仍作芑菜嚴華谷則主嘉穀之說似於詒孫燕子義較合今從之山海經東始之山有木狀如楊赤理汁如血不實名曰芑又本草地黄亦名芑然芑木於他書不槩見地黄釋草但有芐名無芑名詩所詠亦不應指此若芑為地黄傳何不直云地黄而但云草乎

豐芑引喻通章葢謂豐水地靈至今猶有嘉穀之貽豈武王神聖反無所以貽子孫者思文之詩云詒我來牟

即豐水有芑之謂也有馭之詩云君子有穀貽孫子即武王以貽燕爲事之謂也審此則芑之爲嘉穀可斷矣

蘞

蘞唐風葛生篇 蘞於釋草無所見惟有菟兔荄之文郭璞云未詳而本草蘞有兔核之名取象其形又菟蘞音近或即是此未敢妄據也說文謂即白蘞陸璣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幽人謂之烏服又蘱頌謂其蔓生莖端五葉花青白色俗呼五葉莓葉五

秠子黑一名烏蘞草即烏蘞苺二月生苗多在林中作蔓蜀本註謂或生人家籬落俗呼龍草此可得其大槩矣

按詩詞蔓草淒涼枕衾虛設及百歲歸居歸室諸語疑為悼夫之作何元子云以次章于域推之域為塋域乃此婦之夫所葬之地地在野中故先言于野此二句寫出塚上荒涼之景宛然在目次章變野言域知是賦其所見詩翼云讀此恍然荒塚纍纍祭掃悲哀之狀存其

說

蒹

蒹秦風蒹葭篇釋草訓蒹為薕郭璞謂似萑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為薕藡陸璣云蒹草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強青徐州人謂之蒹兗州遼東通語也按此則蒹惟有薕名後人多誤殽亂為蒹故陸農師以為萑之未秀者今人用作薕䓓因名薕嚴華谷以為蒹薕荻一物三名鄭漁仲以為荻即蘆屬之小者何元子以為蒹自小至大有七名

菼亂雛蒹薕荻萑也並謬觀郭璞但云似萑則其非萑可斷矣

傳謂淒淒猶蒼蒼義混陸農師易之以為其色淒而未蒼亦未是淒不可以色言也嚴華谷云本亦作萋尤非淒不與萋通說文淒雲雨起貌愚謂文從水有沾濡寒凉意鄭風風雨淒淒義同此與白露未晞文連蓋露零未乾之貌耳作萋者乃石經及豐昉偽本不足據

荍

荍陳風東門之枌篇　釋草訓荍為蚍虾無葵名郭璞謂即荆葵鄭漁仲謂即蜀葵陸璣亦謂荍一名荆葵崔豹又謂荆葵一名戎葵羅瑞良以為荆葵葢戎葵之類比戎葵葉小一名錦葵愚按釋草别有蔨戎葵之名戎葵乃蜀葵也荆蜀之分葢各從其地以為名而華之小大亦異崔豹混荆葵為戎葵而漁仲遂以荍為蜀葵皆未是今别見於此

或疑蚍虾字何以從蟲一說紫荆花生餘上連接甚密

如蟣𧑅故名俗一名火蟣猶葥藪之名豕首綬草之名

𦐊鶌也愚按以茇為紫荊此濮氏説以其亦有荊稱又

不列葵名於釋草文頗似存俟考者

舊説皆以茈茦之華比女色玩如茇貽椒二語屬對工

妙蓋一言其色美一言其臭芳總是愛慕形容之意或

乃以如茇比觀者謂同時湊集而觀子仲姿婆其人亦

如茈茦開華之盛於詞意反覺索然矣

龍

龍鄭風山有扶蘇篇釋草訓紅為龍傳亦以龍為紅草惟廣雅云葒龍蘋馬蓼也陸璣亦謂游龍一名馬蓼葉麤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愚按本草謂龍一名鴻蘋如馬蓼而大陶隱居謂馬蓼生下濕地莖斑葉大有黑點最大者是葒草即水紅也下溼地皆有之則龍又非馬蓼大抵與蓼相似而葉較大故今水紅俗猶呼紅蓼可證茲別見於此

或引管子五位云其山之淺有龍與芹則是龍生上土

不若諸蓼之下溼皆有此非也水紅生水涯乃最下溼處又詩明言隰有與荷花並舉可見若管子所云乃是山木如桑松杞茸詎可牽合作水草耶

游以水言紅草生水中隨風蕩漾若泳游然故謂之游龍緯書地有四游游訓動與此義正相似鄭氏放縱之說未合至淮南逆溯浮草所自必是從其始生微者言之豈有紅龍之大而生萍藁細物者耶羅瑞良以屈龍為游龍未可据也

水草皆柔弱附著水面不可以為陸草之比嚴華谷引李德裕正人如松栢邪人如藤蘿之說欲以水草之柔者並山木之梃者不知輿金片羽相懸萬萬胡可同日語耶要之山隰各有其美不當軒輊以為美惡之喻也

詩識名解卷十